

易卜生(1828—1906)與 十九世紀歐洲社會思想革命

許大成

十九世紀歐洲知識界，好比中國先秦時期的後段，真可以說是百家競鳴，百花爭研。這原因是歐洲當時不但推翻了大部份封建勢力，擺脫了宗教拘束，步入日新月異的自由企業社會，而且由於海外領域的大量擴張和內部人力的空前解放（起用到婦女與童工），知識界思想乃如脫韁怒馬，大有一日千里之勢。

有「現代社會劇之父」之稱的易卜生，就在這時活躍於歐洲南北各地，以他的戲劇領導時代的思想革命。易卜生的老家挪威在歐洲一向是一支有力的北方民族，從公元八世紀之後便為瑞典、丹麥聯合以武力支配歐州形勢。本來這一帶居民在語言⁽¹⁾和種族上，都是大同小異，生活方式也極其類似。易卜生的浪漫時期作品如戰士之塚(The Warriors' Barrow) 以及赫爾哥島上維京人(The Vikings of Helgoland) 等都是描寫北歐的英雄事蹟。而這些英雄在當時南方的西羅馬教廷看來，却是一批殺人越貨的海盜。不過從好的方面說，這些所謂海盜乃是當時反抗教會統治並且散佈民主與自由思想的有力份子⁽²⁾。他們從公元八世紀以後因為貧窮為人口壓力，一批又一批的農民與漁父經過武裝之後，分頭從斯堪的那維亞沿海的峽灣(Viks) 中乘坐龍舟⁽³⁾（

(1) good morning 一辭，瑞典，挪威與丹麥用 god morgen（瑞典文字中拼字是 morgon）。

“月亮”一辭三個國家同用 "mane"，“食物”則同用 "maring"，與歐洲其他國家文字有顯著的差異。

(2) 中古時期維京人君主非世襲而採民選方式，它的制度是 electional monarchy。他們海上戰士都是志願自由參加；戰勝取得之財物置於船上甲板共同分配。見邱吉爾著 *History of the English Speaking Peoples* 有關 "Vikings" 一章及 1978 年版 *Britannica Encyclopedia* 中 *Scandinavia Society During the Viking Age* 一段文字。

(3) 維京人不但在他們船首雕刻龍形，而且喜歡用黃色戰盾。

歐人稱爲長船)出發，以他們的強悍的武力創造俄羅斯，建立都柏林，割據諾曼第，深入地中海建立殖民地，盤據英國二百多年，並且曾遠渡大西洋經冰島與格林蘭登陸北美，與美洲土著在拉布拉多附近作戰。他們的航海事蹟遠勝過後來之哥倫布。

易卜生早期的作品，正是反映斯堪地那維亞民族過去自由進取的精神。但北歐民族的子孫並不因西歐各國相繼稱霸海上而自甘沒落。他們海闊天空的進取活力經多世紀與基督教思想滙合之後，復在十九世紀於社會及思想運動方面大放異彩。而易卜生正是這一時期浪潮中的一個主要關鍵人物。茲將他前後與十九世紀歐洲各種社會運動以及思想潮流之關係分別介紹如後：

一、易卜生與斯堪的維亞主義

所謂斯堪的那維亞主義，乃是挪威、瑞典與丹麥三個國家，除了在種族、語言和生活上有分不開之關係外，再求精神與物質多方面進一步聯合一致，這在政治上成爲後來對抗德國和蘇俄的專斷。在十九世紀最熱烈的支持分子，是北歐幾個大學的學生，以及多次科學家的聯席會議。一八四五年在丹京哥本哈根的學生聯會上，成百的挪威學生曾立誓一旦發生戰爭的時候，他們將支持自己的姊妹國家。一八五一年至五二年許多丹麥和瑞典學生到挪威集會，易卜生曾作歌辭祝頌，會上曾熱烈討論北歐國家進一步的合作，但當一八六四年俾斯麥從丹麥欲搶走兩個省份時，瑞典和挪威政府竟絲毫不干涉。易卜生因此感覺到自己民族已淪爲懦弱可恥，這也是他後來移居國外的一個因素。

爲了這一感觸，他在羅馬寫了「白朗牧師」(Brand) 和「卑爾根特」(Peer Gynt) 兩部戲曲，特別是以後者一部譏諷自己的國人。

二、易卜生與工運

易卜生年輕時代對於時事的熱心，不僅限於斯堪的那維亞主義，當時他到挪京求職時，他也熱中於一八四八年由一個叫做 Marcus Thrane 所領導的工運。

但此處必須交代，挪威當時的工運完全不同於一八四八年巴黎的那種破壞暴亂的行動。當時挪京工運的目的，無非要達到社會改善的目的，他們的政治意見與十九世

紀後半期的自由主義所標榜者，並無太大的區別。例如不加刁難地將土地售與工人，解除以往勞工限制，改善公立學校，全民參加普選，以及社會上下階級共同參加兵役。易卜生當時由於同居者的介紹，會見了 Thrane 等勞工領袖，並為他們撰寫文章，一直到一八五一年整個挪威工運垮台為止。

易卜生對於工人的同情，一直持續很久。一八八八年他寫信給挪京工人協會中說：「我不幸在能力範圍上無法直接為勞工階級做些事，不過請你轉致協會的各會員說『在全國的各階層中，他們是我最關切的』…。」

易卜生所創作的戲劇人物，描寫工人的却很少，在寫實這一階段，處理對象差不多都是自由社會中產階級的人物，諸如：教師、醫生、鄉長、企業家、商人等等。這可能因為從一八五〇年至九〇年代之間，正是俾斯麥在歐洲運用高壓手段的時候，易卜生因為當時多半時間居住在德國，寄人籬下，所以無法描寫關於工運的主題。但這一些騷動，深深印證在他的處女作品凱德林（*Catiline*）一劇中。⁽⁴⁾

三、易卜生與婦女運動

十九世紀之婦女問題，主要由於當時的工業革命所引起的。但是當時歐洲沒有一個地方比斯堪的那維亞國家對這件事有更強烈的反應。由於工業革命的成功，一方面減輕了婦女的家庭工作，一方面誘惑了空閒的婦女走進現代工廠。婦女們開始掙脫傳統男性社會不公平的拘束，爭取自己的地位與權利。

十九世紀婦女運動的先鋒是 Camilla Collett 女士。她的一本叫做省長的女兒的小說觸發了整個挪威的婦運。Collett 女士原是一位挪威詩人之妹，夫君曾為美學教授，卅八歲時成為寡居，以後便專心一志於婦運工作。她的主張有：婦女在愛情上應採主動，自己要過幸福的生活，擺脫傳統男性的控制並與男人有相同報酬的工作。易卜生與 Collett 女士有相當的交情，雙方在聊天的時候，易卜生往往故意站在保守的立場，以激發對方相反的意見。在一八八九年從德國致與 Collett 女士的一封信中，他曾坦白承認受到她的思想影響。

(4) *Catiline* 原是羅馬軍人，發動叛變為保守派領袖西塞羅 Cicero 所平。

十九世紀另一位婦運先鋒是英國的穆勒氏 (John Stuart Mill)。一八六九年他那婦女的屈服 (On the Subjection of Women) 一書震驚了世人。穆勒氏強調男人故意使婦女的能力薄弱，這樣才能使她們安於家庭內的工作。穆勒氏並認為在功利主義的前提下，婦女應加解放，這樣才能給我們的社會帶來大量有益的能力資源。穆勒氏的書本同年很快地由白蘭得士 (Georg Brandes) 譯成丹麥文，後者並特別籲請易卜生注意穆勒氏的言論。

但易卜生對於婦女問題和穆勒氏持有不全相同的看法。穆勒氏認為婦女問題是一項單獨的問題，但易卜生却認為它不過是整個被壓迫社會問題之一環。婦女問題，在他看來，不過是代表社會上以強凌弱不平等現象之一。在他那傀儡家庭 (A Doll's House) 一劇中所表現的夫婦問題中，易卜生故意以女性代表社會上受到不公平對待的人，因為據他的看法，在傳統上女性是被壓迫最久的人。

四、易卜生與自由主義運動

自由主義運動在中歐一帶於一八四八年已達最高峯。這一年是巴黎人推翻了舊日法國波本皇朝而建立法國第二次共和。挪威的自由運動大約晚了廿年才有自由黨的出現。易卜生的好友邊孫 (Bjornson) 是其中重要的一員。這時挪威算是有了左右兩派，而左派就是自由黨。

易卜生一向認為所有政府都是換湯不換藥，對於這些黨派一點都沒有興趣。他年輕的時候雖然參加過工運，但這種派系的熱情老早就已消失，如今他所關心的乃是如何寫他的社會問題劇本。一八七一年他寫信給 Georg Brandes 說：「所有的政府沒有不妨害個人的…如果團結是出於志願和精神的結合，那才是有價值的一種自由。」

一八八二年他在寫信給 Georg Brandes 另一信中有這樣的話：「在任何情形下，我不能參加一個多數黨。Bjensson 常常說多數人是對的，他是一個實際的政治家，必須如此說。以我自己的情形，我必須說少數人往往是對的。此處我所指的少數人，並非落後保守人士，而是少數帶頭的先知先覺人士。」

不過在挪威的派系鬥爭中，易卜生並非完全中立。他所交往的人士，自由黨佔多數，而保守黨則寥寥可數，何況他當年參加過工運，其後又與激進分子 Georg

Brandes)發生扯不開的關係。

儘管如此，保守派老友們每遇機會，總要把易卜生拉到自己陣營這邊，他們把 Peer Gynt 這個劇中人物看做對民族運動的諷刺，再把青年同盟 (The League of Youth) 一劇當作是右派罵左派。他自己對這一切也不加評置，只是在一首送給友人的小詩中，透露了他的感慨：

大家說我逐漸保守了！

不對；我的終生信念，仍然堅守不渝。

各位換換卒子乃是多餘的計劃。

洗了整盤的棋，我再加入吧！

他的無政府精神直是徹底至極，要改革這世界，他的意思必須在洪水中施放魚雷⁽⁵⁾，從頭做起。但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寧可專心於群眾的心理革命，「…革命不僅限於政治，心理革命尤為重要。吾人的奴隸心理，已經不能配合目前革命運動的成果。」這些都是易卜生衷心的話。

五、當代其他學者的影響

一八七五年五月易卜生有一封信給他的北部最熱心的支助者 Georg Brandes。信中說，他將寫一連串的韻文給他，輕鬆地討論當時歐洲各種知識運動對他的影響。不幸的很，他後來祇寫了其中的兩封信，其理由是戲劇寫作太忙了。雖然如此，我們不難猜想，善受大時代精神感召的易卜生，透過當時斯堪的那維亞與德國的刊物（他的德文根底很好），探溯了當時知識界全部的爭論。例如：他的皇帝與基督 (Emperor and Galilean) 一劇，乃是受了黑格爾正、反、合辯證法的影響。這一點在他致友人的信中已經加以承認了。

其次影響他的是自然主義作家左拉。寫了群鬼 (Ghosts) 之後，有人把他與左拉相比，易卜生回答說：「有一點不同，左拉跳進污水坑去洗澡，而我是去清洗它。」在社會主義理論方面，易卜生也有很多研究。但他始終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而且據說

(5)英文譯為 Torpedo under the Ark。

他一生中未曾注意到馬克斯這個人⁽⁶⁾。此外在寫實主義時期影響他的尚有流行於廿世紀存在主義始祖 Soren Kierkegaard，以及北歐知識界領袖 Georg Brandes 和 Bjornson 三個人，其中最重要的是激進派的 Georg Brandes。

身為當時的文藝批評家 Brandes 曾在丹麥京都哥本哈根大學演說，強調浪漫時代業已過去，文學不應再是以往的憧憬，而應加入時代戰爭的行列。他說：「今天時代，活的文學是把問題提出辯論，伏爾泰、拜倫和費爾巴提出宗教辯論，普羅東提出財產主權的辯論，小仲馬提出兩性關係的辯論，安吉爾 (Emile Angiere) 則提出社會關係的辯論。」

Brandes 的影響，使得易卜生在寫實的劇本中，不斷地發出現代社會各種問題，提出公論而不加答覆。在他寫完了社會劇 (Social Plays) 之後，易卜生逐漸步入心理與象徵主義。許多的十九世紀歐洲心理學理論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他，但他的若干心理劇 (Psychological Plays) 也開拓了流行當時心理學界思想的先河⁽⁷⁾，特別是佛洛伊特的潛意識說。他的孤雁 (Wild Duck) 一劇，對一般人的下意識有不平凡的表達，而羅穆士莊 (Rosmersholm) 一劇更進一步描寫人的思想感情與客觀環境之間交互的關係。

易卜生的社會劇思想被後來蕭伯納奉為圭臬 [蕭氏寫過易卜生主義精華 (Quintessence of Ibsenism)]。至於蕭氏自己的觀念劇 (Idea Plays)，幾乎全部是為溫和派的社會主義作宣傳⁽⁸⁾。在各方面他都附和易卜生，主張破除傳統一切。易卜生思想也被胡適之先生研究過，胡適文存有關易卜生主義一篇曾把易卜生戲劇思想加以相當有力的介紹。

(6)根據美國 Ibsen 傳記作家 A.E. Zucker 研究，易卜生之家世乃屬挪威中上船長階級，所能因其他對階級鬥爭不感興趣。(見 A.E. Zucker 著 *Ibsen: the Masterbuilder* 一書)

(7)佛洛伊特有關於下意識學說發表於 1895 年之後，比易卜生之 *Wild Duck* 等作品晚了十餘年。

(8)以當時英國之費邊學社 (Fabian Society) 所發表之言論為本派學說之主要代表。

參 考 書 目

- Archer, William,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Henrick Ibsen*. New York: Scribner, 1923.
- Nilson, John Laurvik and Mary Morrison, trsl. *Letters of Henrik Ibsen*. New York: Duffield and Company, 1908.
- Bentley, Eric. *Playwright As Thinker*. London: Meridian Books, 1955.
- Beyer, Harald. *A History of Norwegian Literature*. New York: N.Y. University Press, 1956.
- Downs, Brian W. *Ibsen: The Intellectual Background*. London: Cambridge, 1948.
- Hayes, Carlton J. H. *A Polit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Madison: Macmillan Co., 1932.
- Zucker, A. E. *Ibsen: The Masterbuilder*. New York: Henry Holt Company, 1929.
- Shaw, George Bernard. *The Quintessence of Ibsenism*. London: Constable and Company, Ltd., 1929.
- Hsu, T. C., trsl. *The Story of Philosophy* by Will Durant. Taipei: Hsieh Chih Industry Library Publication, 1957
- Churchill, Winston.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London: William Cloves and Sons, Ltd. 1956.
- Britannica encyclopedias, from 1911 to 1983.